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

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

【荷】马歇尔·范·林登 著 周穗明 译 翁寒松 校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

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

【荷】马歇尔·范·林登 著 周穗明 译 翁寒松 校



1030799



T1030799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
争论概览/(荷)林登著;周穗明译;翁寒松校. —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5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8180-3

I. ①西… II. ①林… ②周… ③翁… III. ①西方马
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4176 号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Copyright © 2007 by Marcel van der Linde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ninklijke Brill NV.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1-588

书 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

著 者 [荷]马歇尔·范·林登

译 者 周穗明

校 者 翁寒松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责任校对 王 溪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页 4

字 数 339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180-3

定 价 3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主 编 张一兵

项目总监 府建明

项目执行 戴亦梁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本书英译本由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OW)资助翻译出版。本书中文版根据朱利安·本迪恩(Jurriaan Bendien)的英文译本译出。

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在中国的面世令我非常骄傲。表面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是一部纯粹的思想史,重构了对20多年前消失的一个社会的种种争论。但是,每个读者当然也都了解这一事实:关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辩论对今天的进步政治有着极大的政治关联性。这本书背后隐含的真正问题是:在苏联的经历中有可以汲取的教训吗?如果有,那么,是哪些教训?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自2007年出版以来,已经在英语世界引起了许多共鸣。在几个国家中,已经产生了对其主题的广泛讨论。评论者认为,总的来看,本书是开先河之作,对所有这些关于苏联社会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① 尽管一些作者提

① 见马丁·克拉夫(Martin Kragh)2007年10月在“经济历史网”(http://eh.net/book_reviews)的书评;亨利·雷克曼(Henry Reichman)2008年11月在H-俄罗斯网(www.h-net.org/reviews)的书评;凯文·迈克尔斯(Kevin Michaels)在《新闻与来信》(*News and Letters*)2009年8—9月的书评,参见www.newsandletters.org/issues/2009/Aug-Sep;保罗·怀特(Paul Le Blanc)《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载《反潮流》(*Against the Current*)总143期,2009年11—12月号;安迪·纽曼(Andy Newman)《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载《社会主义者联盟》(*Socialist Unity*),参见http://www.socialistunity.com,有204个在线评论;Serdal Bahce,《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解释:在对立和中立之间》,载《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月刊》(*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总39期,2011年第3期,第443—452页。

出了一些小的修改或补充,但是,真正的辩论并没有把重点集中在我重构的具体细节上。^① 真正的辩论聚焦于第八章,我在其中批评了三种主导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论、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和官僚的集体主义论),并得出了结论:“根本不能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解释苏联社会”。

美国的一本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月刊《科学与社会》的编辑认为,我被迫得出苏联社会不能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的结论,是因为我有意识地只讨论那些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假如我考虑那些比较积极的思想家,那么,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高度的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我就会了解“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这个单一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和政治行动的坚实基础是一致的。^② 他们辩称,毕竟,资本主义已见过早期的花开阶段,以及“回归地中海和亚洲古老的商业文明;资本主义采纳了许多虚构的起点,说明大量重要的市场发展和产生自我突破的相关社会技术前提。反过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更复杂的并在某些意义上是更漫长的过渡阶段……因此,先前那些‘实验’(巴黎公社、苏联、古巴等)也许会失败、徘徊,转入撤退和休眠状态,我们不应感到吃惊”^③。这是一个已导致了一场重要辩论的非常严重的异议。^④ 我不信服这个观点。在远古的美

① 例如,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回到俄罗斯问题》,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二辑,总118期(2008年春季号),第195—197页;保罗·弗莱沃斯(Paul Flewers):书评,载《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总10期,2010年第1期;阿伦·摩根(Alun Morgan):《特德·格兰特(Ted Grant)在什么地方?》,载《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总10期,2010年第2期。

② 参见大卫·莱伯曼(David Laibman)《西方左派、苏联和马克思主义》,载《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总73期,2009年10月第4期,第540—553页。

③ 同上。

④ 参见载于《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总75期,2011年1月第1期的文稿:丹尼尔·加伊多(Daniel Gaido),《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第99—107页;帕雷什·托帕迪亚(Paresh Chattopadhyay),《论苏联社会主义问题》,第107—114页;梅尔·罗滕伯格(Mel Rothenberg),《失败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教训》,第114—120页;大卫·莱伯曼,《简短的回应:对深入辩论的期待》,第120—124页。

索不达米亚已经有资本主义的种子,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条件下就存在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早期无疑地包含了社会主义的“萌芽”,但是,这些萌芽没有得到成熟的机会。

苏联实验的失败将我们引向这一问题:如何和在哪些条件下我们能够实现“自由王国”。如我们所知,自由王国是以对必然性的超越为基础的。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只能存在于此: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集体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然而,“真正的自由王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开始超越这一必然王国,“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① 因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不会被轻易击败的极其顽强的力量。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30多年以前写道:“我并无这种印象,资本主义正以某种‘内源性’恶化的形式自行崩溃;因为发生任何崩溃,那里都会有一些外部影响极大的暴力;而一种可信的替代选择将会是有用的”。如果本书通过对苏联的“虚构起点”的种种反思,对构建这样一个“可信的替代选择”做出贡献,它的目的就实现了。

马歇尔·范·林登

2011年11月于阿姆斯特丹

^① 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哈蒙兹沃斯:企鹅出版社,第959页。

译者的话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一书的中文版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2009年,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做研究期间,偶然认识了该所的科研负责人、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马歇尔·范·林登,偶然在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此后便开始了我与作者关于此书中文版的合作。鉴于这本书的题材的重要性,我们的合作是一次必然的选择。

该书的题目非常具有吸引力,它涉及了中国读者关心的两大热点问题:“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诚如作者所言,“‘俄国问题’绝对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从20世纪初苏联的诞生到它70年以后的消逝,马克思主义内部围绕苏联的争论从来没有止歇过。尤其是从苏联崩溃至今的20年间,关于苏联及其失败教训的讨论,始终是国内外左翼思想界的中心话题之一。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别开生面的新角度,系统地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观。更令人惊喜的是,作者排除了“正统”与“非正统”的概念之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把一切主观和客观上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圈子的人物与流派

统统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①这样做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本书对西方左翼的苏联观的概括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也是本书出版后国际学界对它的一致评价:该书是一个前卫的尝试,对一切关于苏联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和思潮进行了全面盘点。^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观的全面概括,是作者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也是本书最突出的理论价值。

全书共分九章,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从考茨基—列宁以来的六大历史时期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的评价。作者的理论分析紧紧围绕四大理论线索(蜕化的工人国家论、官僚集体主义论、国家资本主义论和新生产方式理论),阐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对苏联的性质、特点、发展历史的评价和他们之间的理论争论。此外,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研究进行了多年的理论跟踪和材料积累,本书附录中提供的大量书目基本上囊括了现有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进路和基础,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本书的原文是荷兰文版,1989年第一版发表,1992年德文版发表,苏东变局后经大量修订后再版,2007年在修改和扩展的基础上推出英文版。中文版根据2007年塞巴斯蒂安·巴德根(Sebastian Budgen)翻译的英文版译出。由于转译带来的困难,也由于本书涉及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观点的复杂性,中译本的翻译肯定存在不少问题,恳请读者谅解并指正。

周穗明

2011年12月于北京

① 马歇尔·范·林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更接近于中国学界使用的“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广泛的定义。他的概念使用给我们的启示是:过分狭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义已经过时。在世界各国的学术界,新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在总体上并不大,因此,在这个范围内的各个流派和思潮之间,没有必要画地为牢、党同伐异、壁垒森严。同理,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当用开放的视野和心胸对待这个开放的研究对象。

② 参见作者的中文版序言。

前 言

本书的大部分是 1989 年在荷兰首次出版的,德文版出版于 1992 年。这一修订、改正和扩展了的英文版的问世,得力于塞巴斯蒂安·巴德根(Sebastian Budgen)的主动和热情。

在书稿的写作和修改中,我有幸能与许多学者和实践活动家讨论和通信,他们提供的评论是无价的。我特别要向这些人致谢:于尔根·鲍姆加腾(Jürgen Baumgarten)、罗伊·查理诺尔(Ray Challinor)、帕瑞什·查托帕迪亚伊(Paresh Chattopadhyay)、已故的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尼尔·费尔南德斯(Neil Fernandez)、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已故的邓肯·哈洛斯(Duncan Hallas)、迈克·海恩斯(Mike Haynes)、伊达尔·赫(Idar Helle)、朱斯特·科克(Joost Kirc)、克努特·基尔德斯塔德利(Knut Kjeldstadli)、伯恩德·克莱姆(Bernd Klemm)、彼得·库莱曼(Peter Kulemann)、博-阿克·林德布洛姆(Per-Ake Lindblom)、已故的恩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已故的戈特弗莱德·默格纳(Gottfried Mergner)、威尔伯特·范·米尔特(Wilbert van Miert)、艾丽丝·穆尔(Alice Mul)、皮埃尔·卢斯塞特(Pierre Rousset)、于尔根·桑德莫塞(Jørgen Sandemose)、詹恩·威尔勒姆·斯塔铁(Jan Willem Stutje)、凯

利因·松兹拜克(Kariin Sundsbak)、弗利提约夫·提切尔曼(Fritjof Tichelman)、希勒尔·迪克亭(Hillel Ticktin)、已故的保罗·威尔伯利肯(Paul Verbraeken)、埃尔斯·魏格纳(Els Wagenaar)、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已故的亚当·维斯托比(Adam Westoby)和已故的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

无论如何,我最最要感激朱利安·本迪恩(Jurriaan Bendien);我不可能期望有更能干和更专注的英文译者了。